

情牽

第五期

珍藏本



情牵于我心

台湾 席绢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情牵于我心

(台湾)席绢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北京市顺义县板桥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*

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2 插页 132 千字

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200 册

*

ISBN 7-5059-2249-1/I·1620

全套总定价 39.60 元(共 6 册)

本册优惠价:6.60 元

背 叛

相信很多人对“背叛”不陌生。

背叛，是形容词，也是很多情境的意念表象。这是一个很具颠覆性的字眼，也是一个很凄美悲壮的感觉。

别人背叛我们，我们也背叛他人。

背叛在感情的范畴之中，背叛在理性的边缘上，任何一种临界形式之下。

被背叛，可能是很痛苦的，也很愤恨。

而去背叛，可能是一种快感与罪恶的交错冲激。

无辜的接受别人背叛的事实，除了不平衡之外，还得努力的告诉自己学习原谅以示宽大，是一种人性状态。

而去背叛别人的时候，往往也相当理直气壮，甚至也有相当的理由原谅自己，这也是一种人性状态。

而真正想说的是，我真的认识过类似故事中男主角这种矛盾性格的朋友——

在理性、感性中游走，在自制与失控中不能平衡，在情绪的扩张中常常感到迷惘。

对爱情的不信任、对人性的不懂憬、存在着质疑的生活方式，可是却又容易感动，相信事物的美好与真实，在这样

的模式下反复往来,最后存疑的部分——竟是自己本身!

你的生活中一定很多类似这种性格的人,或许你也是其一,其实“平衡”真的不难,而面对这样的人通常也不能一味包容。

人对自己必须要负责——自省——是一门重要的课程,之后会发现,每件事都有不同角度的美,那种易于暴躁的性情便会减弱至最低。

不害怕别人的背叛,也不在意自己的背叛,不是颠覆,而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将是“背叛”后面的那个真相与意义。

叶刚也好,容容也好,殷璃也罢,都只是你我生活中的一个片段、一个缩影,想说的是爱情中不是一味的包容、忍让与委曲求全。

一个成熟的感情绝对是双方的成长,如果你的感情生活中,忧伤总是大于快乐,眼泪总是多过欢笑,那么人何不考虑一下——释放自己?!

“背叛”反而成为一种美的意境,成为一个自省课程的开端!不也挺好的。

PS.或许你们愿意和我分享关于“背叛”的故事与心情,等你哦!

楔子

叶刚恁窗倚靠，眺望着窗外的夜色，入夜后的台北市显得格外璀璨华丽。他这样子的站姿不知已经维持多久了？！他站着很久很久不曾换过姿势，待他回过神来才发现办公室里的人已经走得差不多。

看看手表，七点整，正常说来，现在这个时间，大部分的人都去解决他们的晚餐，约莫八点左右大部分的人又会陆续续再回到办公室来。他们的工作，愈晚愈显热络，这就是——外汇经纪人。

严格的说起来，他们的工作是介于无聊与忙碌之间，一半的时间是盯着电脑荧幕，注意价位的变动。如何在有利的价位进出，替顾客赚取汇差。

说无聊是挺无聊的，但说紧张也很紧张。无聊的是，有时一整天价位变化不大，白耗一整天；紧张的是，落差太大时若没有及时抓准价位、控制单量，那一起一落所造成耗一整天；紧张的是，落差太大时若没有及时抓准价位、控制单量，那一起一落所造成的金钱损失恐怕不在少数了。

叶刚在替同事们上课时，偶尔会开开玩笑，凡是外汇经纪人的心脏负荷能力，绝对要比其他人强……

他回到自己的座位，停止眺望台北夜色的举动，看着办公室外的同事们，没有人了解真正的叶刚，他始终把自己隐藏的很好。突然之间，心底泛起一阵绞痛，把自己隐藏的很好，好熟的一句话，他在记忆的最底层紧紧的搜索着。

对了！他用过这句话，形容过两个女人，两个在他生命中永不会遗忘的人。

从头到尾，他都习惯一个人，尽管很多时候他在公众场合中，永远是个活跃的风云人物，但私底下，他却通常保持静默，沉思是他最大的享受。

现在呢？依旧是如此，愈近不惑之年，愈容易回忆过去的种种，虽然已过了青春芳华，但那属于过去的点点滴滴愈容易一幕一幕回忆浮现——那些生命之中不可磨灭的记忆。

他点了一根烟，很多事情在他已成习惯，连抽烟的牌子都变成习惯，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抽着——卡地亚的烟，很多事是改不过来的了。

或许已经是根深蒂固的观念，即使他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叶刚，但又如何，那曾经离去的是不会再回来了，他想寻回的也不能回头了。

叶刚轻吐口烟，烟雾弥漫在他眼前，一时之间，他显得有点恍惚，他想起了那两个在他生命中占有着极重要分量的女人……回忆全都浮现在他眼前……

第一章

叶刚开着枣红色的积架跑车，在中山北路七段已经来回绕了好几圈了。其实他不是故意要招摇，只是想试试这部车子的性能。

这部车是今年叶刚生日，他老爸送他的生日礼物，看看车房，叶刚已经有两部车子，一部深红色的 BMW，一部黑色吉普车，这一中积架是他的新宠。

枣红色的积架的确是挺拉风的，他来回也的确吸引了不少来往行人注目的眼光。

叶刚也的确有点沾沾自喜，多多少少他是有些虚荣的。他刻意的再作了一次转圈，突然，有个长发女郎从马路边走了出来。

冷不防的，叶刚紧急煞车，就差那么一点就要撞上那个长发女郎，只见那女孩拎的一袋东西散落了一地。

叶刚将车煞住之后，立即下车，他是准备好好向那女孩道歉，毕竟他的刻意招摇，把这无辜的女孩吓了一跳不说，还让她的东西散了一地。

“不好意思，吓到你了。”叶刚俯下身去替那女孩拾起掉落一地的东西。

散落一地的都是些美术用品，东西颇为繁复的，叶刚一边拾起那些东西，一边说：“真的很抱歉。”

那女孩低着头，长发覆盖她半个脸庞，以致叶刚始终看不到她整个轮廓，倒是那个长发女孩，突然抬起头，用一种疑问的口气问他：“你是叶刚？”

这会儿，换叶刚感到讶异，他迅速抬起头望着面前的这个女孩。这女孩有双很熟悉的眼神，的确是似曾相识，但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她，他努力的在记忆的底层思索。

“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”那女孩充满讶异与怀疑的口吻又问了一遍。

他们已经把散落一地的东西全部拾了起来，那女孩背着大背包，仍用那双清灵的大眼睛望着他，叶刚对着那女孩笑了笑，轻松的语调问：

“能不能给我一点提示呢？”叶刚俏皮的问。

那女孩亭亭玉立的站在他面前，侧着头，眼神里带着一抹疑问，你真的不认识我的吗？

那嘴角带着甜美的微笑，叶刚心底想：不应该啊，这么美好的女孩子，我不可能忘记，而且那眼神是那么的熟悉！

站在他面前的女孩，不经意的叹了口气，向他：“真的要给你提示吗？”

叶刚点点头，那女孩叹了口气说：“小时候，你很喜欢爬我家的墙，因为要偷看我在不在家……”

情牵于我心

叶刚顿时瞪大眼睛，不敢相信的吞了口水说：“你……你是容容？”

那女孩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然后十分俏皮的口吻说：“是啊，你的初恋情人呢！”

叶刚顿时开朗的笑了起来，头微仰着，有些自我嘲解。原来眼前这个亭亭玉立的大女孩，竟是他儿时的邻居——傅容容。

叶刚像是见到多年老友一般，立刻少了先前的顾忌与陌生，开心的问：“你去哪儿？我载你吧？”

容容瞧瞧他那辆枣红色的积架，微微的摇头：“好像太豪华了呀！”

叶刚伸手提着她的大背包，催促着她：“上车啦！”

于是，傅容容便大大方方的坐上了叶刚的车，这才慢慢打开了话匣子。

傅容容和叶刚幼年时，曾是邻居，两人还在同一所小学读书。在叶刚的记忆中，容容自小就是个美人胚子。这或许是因为傅容容是中日混血儿的缘故吧！

现在容容长大了，依然出落的如此标致，更胜过从前。叶刚不由自主的瞄了一眼身旁的容容。

容容落落大方的回视着叶刚，很坦白的说：“我头一次坐积架的车呀！”

“这是我爸送我的生日礼物，开出来招摇一下。”叶刚更

是坦白的说。

“容容，忘了问你，要上哪儿去啊？”叶刚这才想起了要容容上车的重点。

“复兴北路，戴瑞广告公司。”容容流连窗外的景色，回答着叶刚。

“你应该毕业了吧！”叶刚问她。

容容回过头，对叶刚笑了笑：“刚从学校毕业。”她拍拍膝上的背包说：“这都是我吃饭的家伙。”

叶刚眉头皱了一下，显然不太明白容容的意思。

聪慧的容容，又接着说：“我现在做广告设计，学的就是美工、商设这类的东西，不做这个不知还能做什么！”

叶刚点点头，表示明了。突然之间像是想起什么似的，叶刚又问：“容容，后来你们搬去哪儿啦？”

“你忘了吗？我爸是教授，学校后来有配给宿舍，反正不要钱，我们家人口简单，就搬到宿舍去啦！”容容说话时，始终带着恬淡的笑容。

“你们呢？”容容问叶刚。

“我爸爸塑胶厂扩充后，我们就搬到工厂附近，这一两年才搬回市区来的。”他倒是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。

“那你现在做什么？”容容又问他。

“没做什么！当阔少爷。”他俏皮的回答她，看不出话中有几分真假。

情牵于我心

容容也就停止了发问。

一阵沉默后，车子转过两个红绿灯便到了容容公司的门口，容容向叶刚道谢。

“叶刚，谢谢你啦！”她准备下车，并且也不知为什么想忘掉今日的这场邂逅。

“喂，容容，我以后怎么联络你啊？”叶刚在车门尚未被关上前，大声的问容容。

容容心想说：“糟糕，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！”足足愣了两秒钟，她回过头来露出一抹促狭的眼神，故弄玄虚的说：“阔少爷，试一试自己的本事嘛！”

说完，不给叶刚任何反驳的机会，关上车门，立刻往大楼里跑……

车内的叶刚经过了几秒钟的愕然，然后嘴角浮起一抹诡异的笑容……

老实说，他每天接触不同的女人，唯独容容让他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，她还是像从前一般，有那股清灵的感觉。

叶刚狡猾的笑了笑，那么就试试我的能耐吧！他的心底这么想……

※

※

※

傅容容透过百叶窗，看到那辆招摇的积架车开走后，不

~~~~~(台湾)席绢~~~~~

知为什么，她才安心的松了口气。

她坐回自己的座位上，开始有点懊恼方才干嘛一时嘴快要喊出他的名字，容容向来相信自己的第六感，从小，叶刚就是个麻烦，他聪明，但也教人害怕，只要他的聪明偏了方向，可能就有人要倒楣。

偏偏，很多都是拿他没辙，叶刚家境好是其中一个原因，另一个原因是叶刚的功课又好的不可挑剔。

就这样，他既是个风云人物，又是个问题人物。容容一直记得，叶刚常常爬墙偷看她写功课的样子，到了学校又到处宣布，自己是他的女朋友。

就这样她就被糗到小学毕业……

幸好，国中时他们彼此都搬了家，容容才脱离叶刚这个麻烦，怎么现在又会碰到他呢？

容容暗自许愿，希望不会又像小时候才好。

之所以不愿意给叶刚什么联络的讯息，就是因为容容着实害怕自己的第六感又灵验了，这个叶刚又像从前一般，带给她一顿麻烦……

她还沉思在思绪中，一个脚步声移向了她的桌边，在她身边停了下来。

“容容！”有人唤她的名字。

容容回过神抬眼一看，是个友善的好人——东方仲人。东方仲人是容容进公司以来，最照顾她的一个朋友。

“仲人，什么事？容容带着笑问他。

“老总叫你看份图，可能又要完稿吧！”仲人狡滑的说，但眼神中充满关心与对容容的担心。

容容立刻站起身，准备往老总的办公室方向走去，东方仲人焦虑的又喊一声：“容容！”

傅容容别过头对东方仲人比了一个“OK”的手势，还眨眨眼，反正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吧！

容容气定神闲的绕过同事们关爱的眼神，踩着轻松的步履往总经理室走去。

轻叩门板后，容容从容的走进去。

总经理是个十足的生意人，平常接见他们，十之八九都是被交代一些“特别”的事项，通常都是“特殊分子”才有这种殊荣。

容容之所以如此气定神闲，恐怕是因为，她是个小小的完稿员而已，再怎么天大的事也轮不到她，顶多是有小人算计她，反正也是被叨念个几句，不痛不痒吧！

容容面对总经理后，从容大方的问：

“总经理找我？”心底已抱着壮士断腕的心情。

哪料，总经理竟一改平日的扑克脸，反以一脸谄媚的笑脸必恭必敬的对容容说：

“容容，咱们坐着聊。”他示意容容坐下。

容容心底可纳闷了，这老狐狸耍什么花招，这种态度太

诡异了，她的心里有一丝不安。

坐在会客专用的沙发里，总经理依然带着那副嘴脸对容容说：“容容啊！真想不到你竟然替我们公司找到这么大的客户。”

容容的眉头已经微微皱了起来，她压根不懂这老狐狸在说什么？！

“总经理，我……”容容正欲开口，那总经理一把又打断了她的话。

“容容，原来你和庆丰电脑的关系这么好！这回多亏了你，才让我们有这么大的生意可接！”他一脸满意的笑容。

庆丰电脑？容容在脑海里思索这个名词，怪了！怎么一点儿印象都没有，总经理会不会弄错啦？她简直是一片空白加一头雾水。

“总经理，您一定是弄错了！”容容极力的想解释。

“容容，你就别再谦虚了，你真是个好女孩，不过刚才庆丰电脑的少东家才挂下电话，特别交代我，这个广告是冲着你傅容容的面子才让我们接的。”总经理一脸感激的模样。

“等一等，你说，庆丰电脑的少东家？”有个雏型浮现，容容迟疑的问。

“是啊！叶锦堂的公子——叶刚。”终于，总经理说出的这个名字，证实了容容方才一闪而过的疑问。

情牵于我心

容容不再说话，她知道这会儿多说无益了。她给总经理一个没什么大不了的表情，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去。

从总经理办公室走出来后的容容，真的是脸色苍白，大家都围上来问个究竟，傅容容是一句也说不上来，她自顾自的回到座位上，发起呆来……

天啊！她方才实在不该调皮的，对叶刚丢下那句话。这个疯子还是和小时候一样，疯狂不改，才分开没有二十分钟，他已经开始第一件疯事了！

天啊！傅容容真是开始懊悔了。

东方仲人走近她身边，低声问她：“容容，你没事吧！”

傅容容抬起一脸绝望的表情，面对东方仲人，这可让始终暗恋着她的仲人冒起了冷汗，紧张兮兮的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容容叹口气说：“我碰上一个大煞星了。”

仲人不明所以的问“老总？”

容容摇摇头，对东方仲人说“你不懂啦！反正我看我的倒楣日子就快来了，真是讨厌！”她紧绷的脸确实有几分忧心忡忡，东方仲人不明就里，但看到自己心仪的对象如此愁眉不展，他的眉头也舒展不开……

傅容容哪里注意得到眼前这个痴情男子，她整个个脑子里只塞满了两个字——叶刚！

※

※

※

叶刚坐在房间里，这间书房是专门为他而设计的，可惜，他并没有好好利用他，基本上，他现在只想享受人生，不想再被这些东西捆绑住。

原木色调的书房，所有的书架、书桌的材质，采用的都是上好的桧木，其实叶刚知道，在叶家，就连小小的一间书房也是要讲究所谓的气派的。

这间书房的设计，他并没有参与意见，全是他那能干的老爸——叶锦棠一手包办的，不只书房，整幢房子都是，只能用富丽堂皇来形容。

基本上，叶刚并不喜欢待在家里，这个家除了他就只有一个佣人——张妈，真是枯燥无味，约莫在叶刚十多岁时，他就对“家”没什么概念了。

反正，他老爸、老妈各忙各的事业，叶刚呢？以前除了打架闹事看过他老爸紧张过。现在，叶刚手持行动电话，拿着的是美国运通的金卡，他过的是叶锦棠赋予他的生活。

所以，基本上叶刚的工作，就是挥霍叶锦棠的财产。

他拨了桌上了电话，话筒的另一端传来一个男声。

“孟儒啊！哇噻，你在家孵蛋啊！晚上喝酒。”叶刚冲着话筒喊。

那个名叫孟儒的男人，低着嗓子说：“叶刚，七点半我打